

“女性和媒体” 读书沙龙 第17次读书会 (7.31)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 宋素凤译

上海三联书店

读书分享人：徐迎春

主要章节分布：

- 两个序（1999，1990）
- 第一章、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
- 第二章、禁制、精神分析与异性恋矩阵的生产
- 第三章、颠覆的身体行为
- 结论：从戏仿到政治

- 一点延伸



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朱迪斯·巴特勒 ◎著
宋素凤 ◎译

主：徐迎春（传播学博士）

刘婷婷 杨舒蕙（博士/艺术家）

“和媒体”书友

两个序 两个前言

(1999、1990)

- 李银河
- 倪湛舳 “表演” 和 “操演” (performativity)

引用奥斯汀和布尔迪厄 解释说 “具体言谈可以脱离甚至背离它所生成的语境”，说这是巴特勒对语言的理解（？）😓

- 巴特勒 1999年序 “女性主义应该小心不要理想化某些性别表达，这将反过来产生新的等级与排队的形式。特别是，我反对那些真理体制，反对它们规定某些形式的性别表达是错误的或后天衍生的，而另一些则是正确的以及原初自然的。重点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性别化的生活方式，以为本文的读者提供一个可能的典范。相反地，本文的目的是想为性别打开可能性的领域，而不强制规定什么形式的可能性应该被实现。” (p.2)
- 瓦解 打破 重新 以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表述后结构 融合各理论

巴特勒 两个前言 (1999、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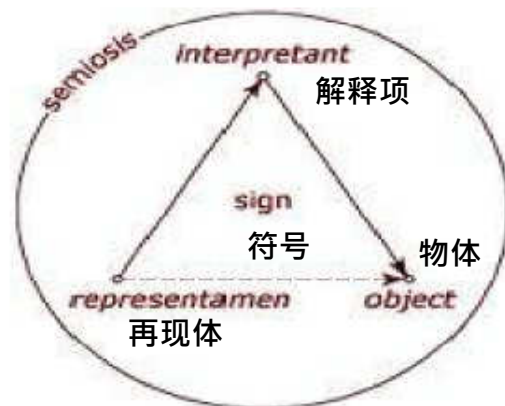


- 性实践有能力使性别变得不稳定；对性别的管控有时候是用来维护异性恋制度及性别等级的一个方法（几个麻烦）

序(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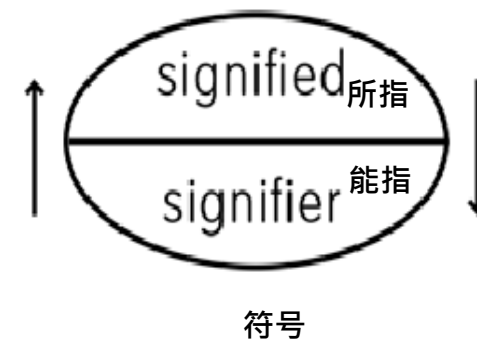
性实践有能力使性别变得不稳定,是我从阅读鲁宾的《交易女人》所产生的想法,而我试图证明规范的性欲强化了规范的性别。扼要地说,根据这个架构,一个人之所以是女人,是因为在主导的异性恋框架里担任了女人的职责;而质疑这个框架,也许会使一个人丧失某种性别归属感。我把这看作是本书的第一个“性别麻烦”的表述。我试图去理解一些人因为“变成同性恋”而承受的一些恐惧和焦虑,以及害怕跟某个在外表上“同”性别的人发生关系后,会丧失自己的性别归属、或不知道自己将变成什么的忧虑。这构成了在性欲与语言两个层次上所经验到的某种本体的危机。当我们考虑到在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与变性性欲、女同志与男同志的抚育权、T(butch)与 P(femme)新身份等主张下浮现的新的性别形式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比如说,什么时候、又为什么,一些做了家长的 T-女同志成为“爸爸”,而另一些却成为了“妈妈”?

皮尔斯和索绪尔符号学概念及术语



Peirce's semiotics
triangle theory

三类符号：
图像
指示
象征



Saussure's semiotics
dual layer theory

从差异中获取意义
隐喻 范式
转喻 组合



法律门前

[奥地利] 卡夫卡

卡夫卡（1883—1924年）奥地利小说家。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后转修法律。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从小爱好文学，中学时就对自然主义戏剧和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等人的著作感兴趣。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有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和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美国》等。卡夫卡的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在艺术风格上都独树一帜：内容怪诞离奇，形式新颖别致，摆脱了传统小说的束缚，深刻洞察现代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卡夫卡对现代人孤独、迷茫的生存图景的描述取得了巨大成功，被尊为西方现代小说的开创者。



永恒的经

法律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到这儿的人要求进去。但是守门人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想了一下问道：“那么以后能进去吗？”守门人说：“可能吧！但是现在不行！”

因为通往法律的大门是敞开着，而下来的这个人就弯下腰来。想看看里面到底，笑了。他说：“如果这事对你有这么禁令，进去看看。不过你要注意，我的权

Baidu 的 百科



巴特勒 前言（1999）

- 关于操演
 - 期待性别本质和权威揭示的幻象：期待某种权威性意义的揭示，是那个权威所以被赋予、获得建制的方法：期待召唤它的对象、使之成形。类似的认为，性别以一种内在的本质运作，期待会被揭露，这样的期待最后的结果是生产了它所期待的现象本身。因此首先，**性别的操演性围绕着这样进一步转喻的方式运作，我们对某个性别本质的期待，生产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
 - 通过重复而内化：操演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通过它在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文化所支持的时间持续存在——这个语境的自然化来获得它的结果。（心理内化的结果）**
 - ❖ 对“普遍性”的澄清以及对语言文法“清晰”、性别“规范性”的质疑、“我”的困境
 - ❖ 操演的“语言性”和“戏剧性”互有关联，彼此错落出现

巴特勒
前言
(1999)

- 变装并非就是颠覆的一个范例

关于“性别真貌”

身体的成为和转化、经历

可修改的真实管它叫“真实”还是颠覆

的、不真实的、以及无法理解的身体上。扮装是一个例子，意在证明“真实并不像我们一般所认定的那样一成不变。这个例子的目的在于揭露性别“真实”的脆弱本质，以对抗性别规范所施行的暴力。

在本书以及其他地方我试图了解：假如不能跟它由以形成的那个权力动能(the dynamics of power)分离的话，那么政治能动性可能会是什么？操演的重复性是一种能动理论，而这理论不能否认权力是构成它的可能性的条件。本书并没有从社会、心理、物质、以及时间性等方面对操



巴特勒 前言(1990)

扮装是一种揭示性别不稳定的操演游戏

主演的电影的片名,而帝凡也是《变发》(*Hairspray*)的男/女主人公。他反串女人,隐含了性别是一种假冒为真的持久扮装的意义。她/他的表演使得自然与人为、深层与表面、内在与外在的区分——这些几乎都是性别话语所一向赖以运作的——变得不稳定。扮装是对性别的模仿,还是,它戏剧化了性别所由以建立的那些意指性的姿态动作? 作为女人是一种“自然事实”,还是一种“文化表演”? 或者,“自然性”是由那些通过性别范畴、在性别范畴内生产身体,并受到话语限制的操演行为所建构的? 尽管有帝凡的例子,男同志和女同志文化里的性别实践经常在戏仿的语境里以“天生自然”为主旋律,凸显了原初的、真实的性别的操演性建构。我们



John Waters (& Divine) on Letterman,
Part 1 of 3: 1982

从不同话语领域对性别范畴进行谱系学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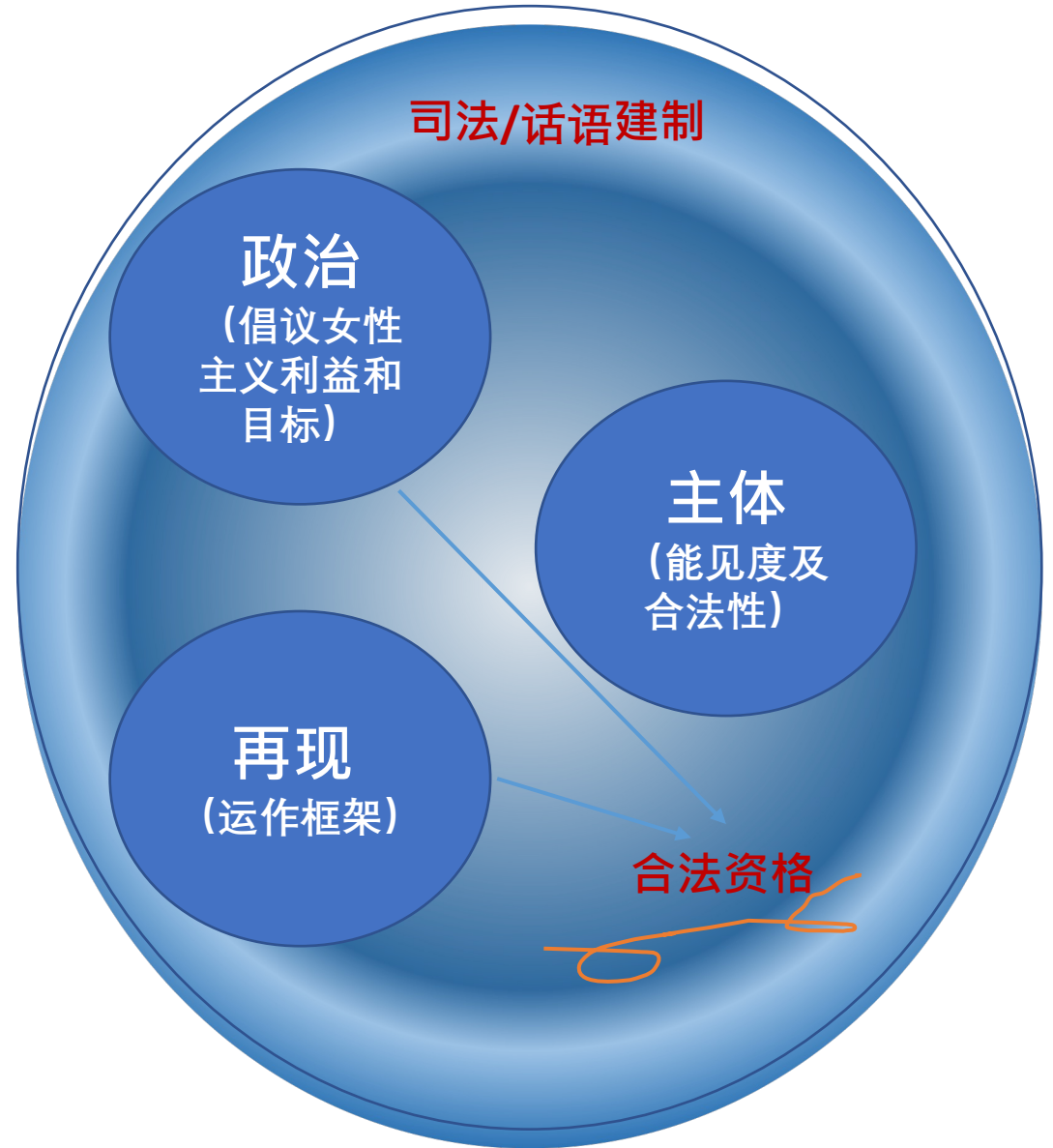
的系谱学探究。第一章“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对“妇女”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以及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重新进行思考。强制性异性恋与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被理解为一种权力/话语体制,它们通常从非常不同的途径回应性别话语这个中心问题:“语言

第二章“禁制、精神分析与异性恋矩阵的生产”选择性地检视了结构主义、以及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关于乱伦禁忌的论点:也就是认为乱伦建构禁忌是试图在一个异性恋的架构里,强制实行截然区分的、具有内在一致性在的社会性别身份的一种机制。在一些精神分析话语里,同性恋的问题总是与一些文化上无法理解的形式联系一起,而在女同性恋的情形里,又跟女性身体的去情欲化有关联。另一方面,琼·芮维尔和其他精神分析学

第一章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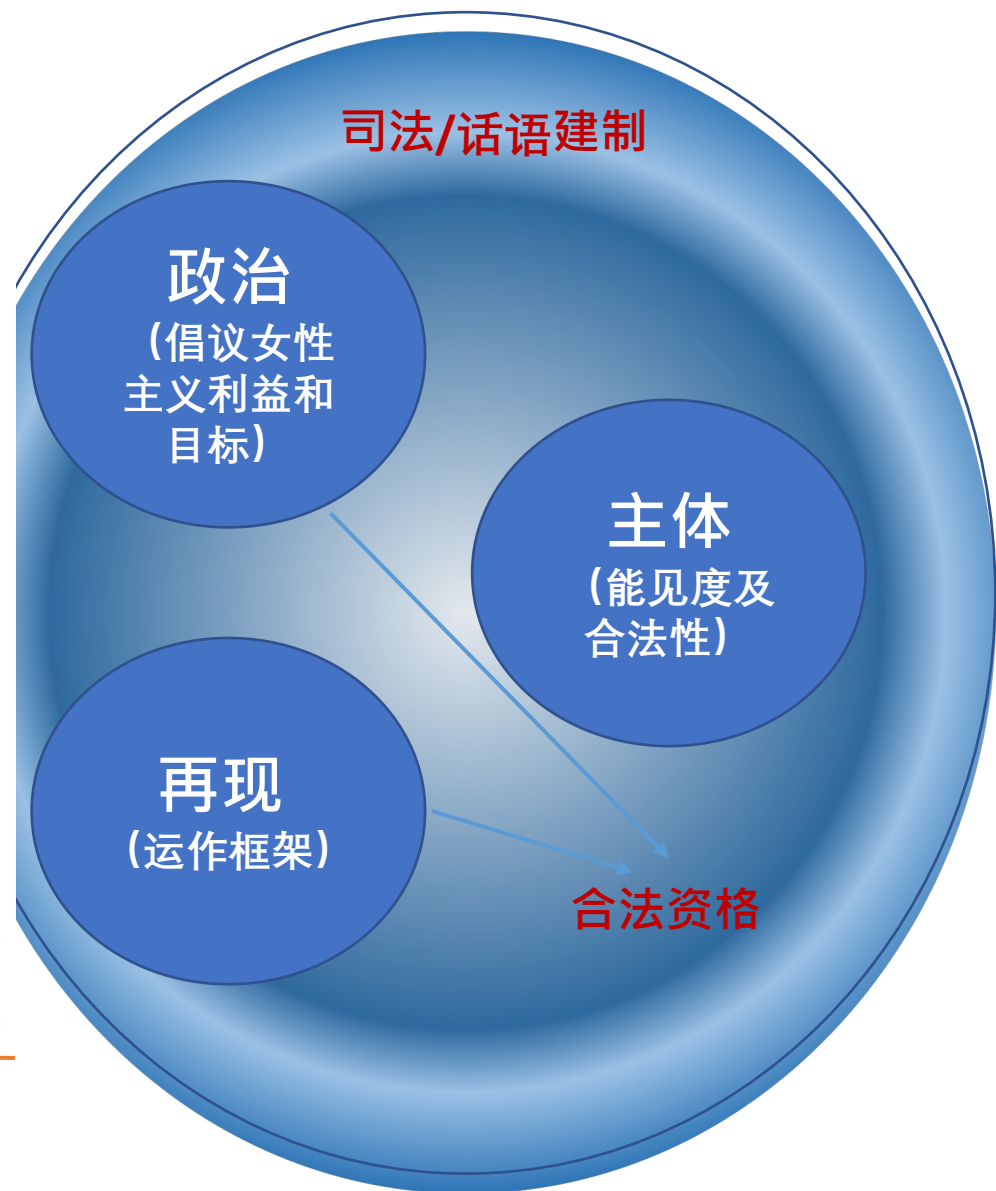
圆形监狱：现代权力运作机制
主体：位置（话语建构）
阿尔都塞：主体询唤



福柯：权力的生产体系生产主体，然后又再现这些主体。

第一章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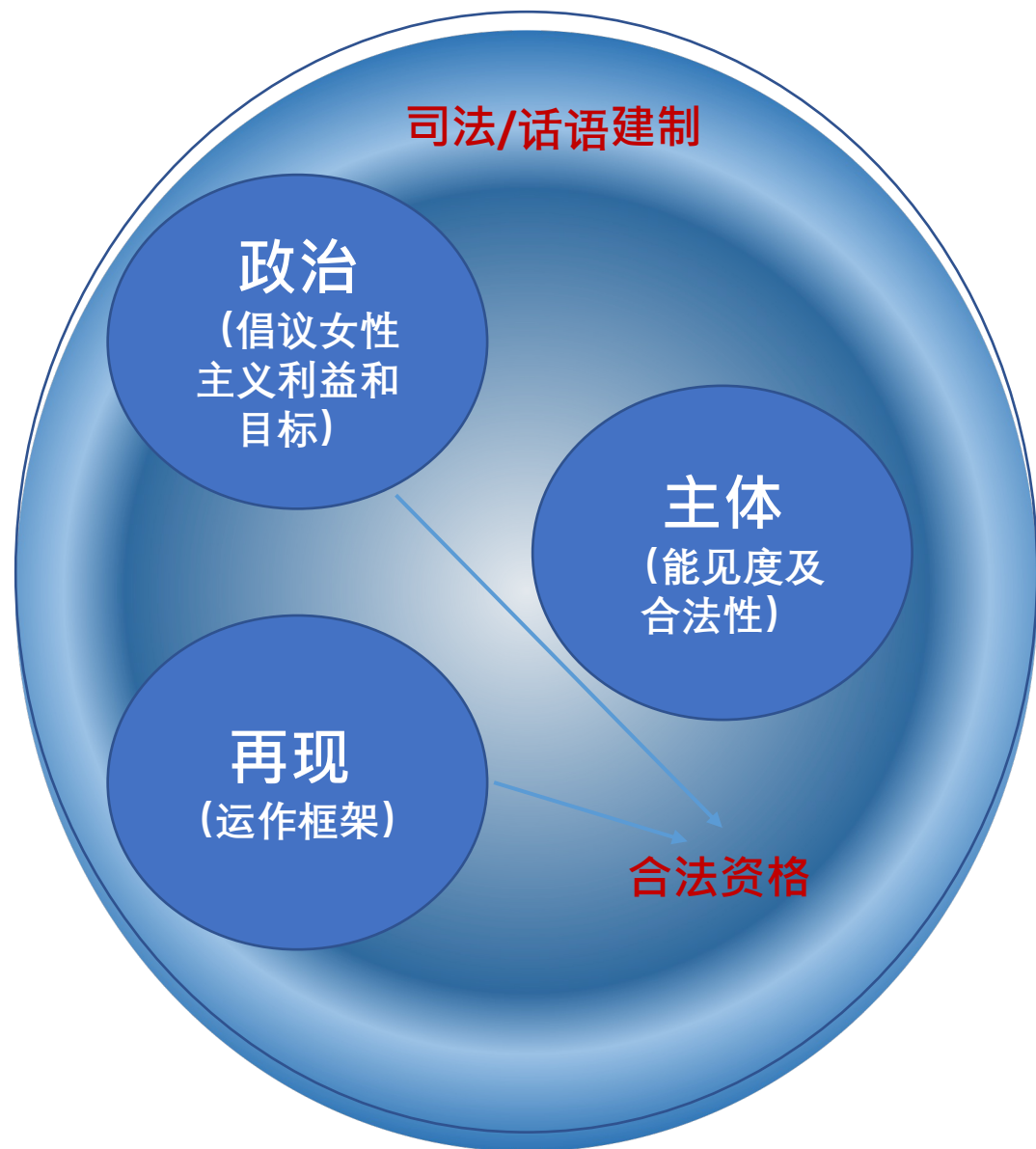
为司法主体一律是通过某些排除性的实践生产的；这些排除实践在政治的司法结构建立完成之际就不再“彰显”。换句话说，主体的政治建构是朝向某些合法化以及排除的目的发展，这些政治运作被某种把司法结构当作基础的政治分析给有效地遮掩以及自然化(naturalization)了。司法权力无可避免地“生产”了一些东西，而宣称它只不过是再现它们而已；因此，政治必须关注权力的这个双重作用：司法的与生产的。事实上，律法生产“律法之前的主体”⁽²⁾这样的概念，而后又将之隐藏，为的是把这个话语结构当作一个自然化的基本前提调用，然后用它合法化律法本身的管控霸权。只探讨如何使妇女在语言和政治上得到更充分的再现是不够的；女性主义批判也应当了解“妇女”这个范畴——女性主义的主体——是如何被生产，同时又如何被它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本身所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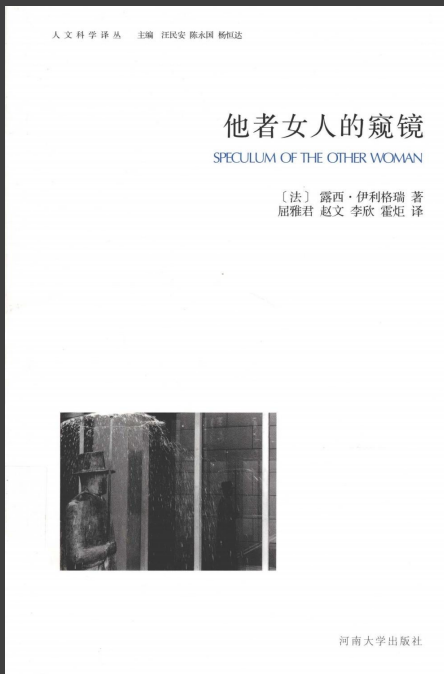
- 存在一个基础的本质/普遍性：这些用语对具体语境的掩盖和自然化及压迫的单一化

第一章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

问题也许要更为严重：把妇女范畴建构为一致的、稳定的主体，是不是对性别关系的一种不明智的管控和物化(reification)？这样的物化不是正好与女性主义的目的背道而驰吗？在何种程度上，妇女范畴只有在异性恋矩阵(the heterosexual matrix)^[6]的语境下才获得稳定性和一致性？如果稳定的性别概念不再是女性主义政治的基本前提，我们现在也许可以期待某种新的女性主义政治来挑战性别和身份的物化，这种政治形式将把可变的身份建构当作一个方法上和规范上的先决条件——如果不是一个政治目标的话。



- “存在一个基础的本质/普遍性”：这样的用语需要瓦解和动摇也许才能显示“再现”对女性主义是有意义的。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循环论辩

- 社会研究学者把社会性别看作“一维”，可以理解为一个已经在生理性别上分化的身体所承担的意义，这个意义只能在它与其对立的意义上存在
- 反基础的联盟应设立在对“妇女”范畴认定的前提下

义上，女人这个性别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16] 伊里格瑞反对波伏娃所认为的女人是被指定为他者的观点，她认为主体与他者两者都是用来支持一个封闭的阳具逻辑中心意指经济（phallogocentric signifying economy），这个意指经济通过对女性完全的排除来达成它一统权力的目标。对波伏娃来说，女人是男人的反面，是缺乏，通过与它的对比，男性身份得以区别开来；对伊里格瑞来说，这个辩证本身形成一个体系，排除了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意指经济。在萨特式的能指-主



我和所有人一样，
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

伊里格瑞：
女人是一个不能被思考的性别，是语言的不在场内在于阳具逻辑中心主义

波伏娃：只有女性这个性别是受到标记的

肉身具现理论（女性身体是一种情境和媒介）的局限：自由与身体的区分

性别实在形而上学批判

女同志不是女人：Monique Wittig 〈女人不是天生的〉



法國女性及女同志主義理論家莫尼克·維蒂格(Monique Wittig)

「女同志不是女人。」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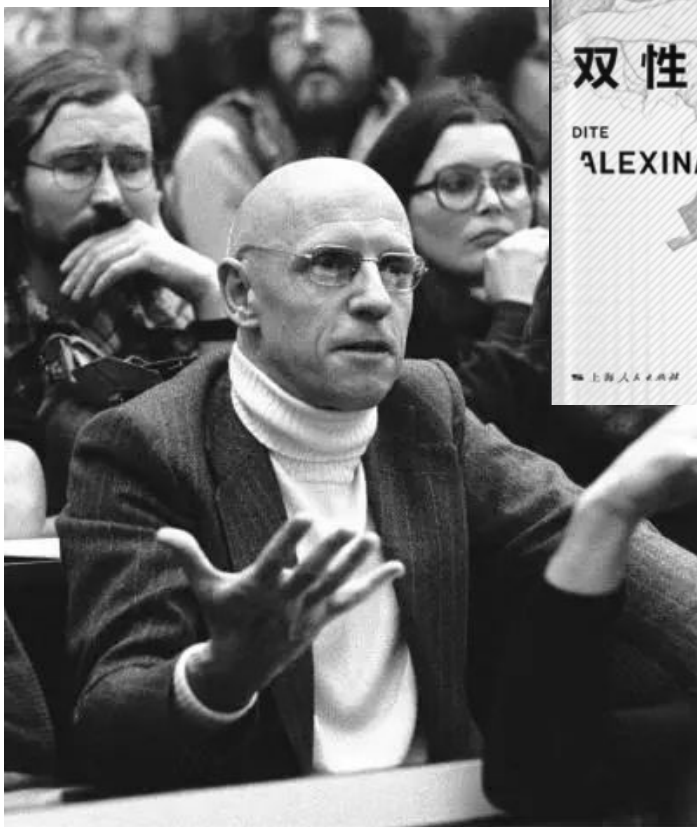
质疑有一种前话语的实在性别

所有这些观点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性别在霸权语言里以一种实在(substance)的面貌存在，从形而上学来说是始终如一的一种存有。这样的表象是通过对语言以及/或者话语的操演扭曲而达成的，它掩盖了“生而为”(being) 某个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对伊里格瑞来说，文法(grammar)永远不可能会是性别关系的一个真实的指标，因为它支持一种实在的性别模式，这个模式是由两组正面的、可再现的词语组成的二元关系。^[25] 在伊里格瑞看来，实在的性别文法假定了男人与女人，以及他们的阳刚与阴柔的属性的区分，它是二元分立体系的一个实例，这个体系有效地遮掩了男性的单义、霸权话语——阳具逻辑斯中心主义——使得女性这个具有颠覆多元性的场没有发声的余地。对福柯来说，实在的性别文法把一种人为的二元分立关系强加于性别之上，也

维蒂格：女同志是第三种性别
是真正跳出二元性别思维的希望

- 唯物主义者：认为语言是另一种“物质性秩序”，能够彻底改变的机制
- “倒错实践”：后生殖性欲政治（超越生殖经济而增衍的快感）「巴特勒：正常化；二元关系的自我复制」

性别实在形而上学批判



揭示福柯对生理性别系谱学探究的意义

日记》^[35]所写的简短但重要的导言里指出：生理性别范畴先于所有对性差异的范畴化，它本身就是通过某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性模式(mode of sexuality)所建构的。把生理性别建构为分立、二元的范畴这样的生产手段，通过假定“生理性别”是性经验、行为和欲望的“原因”(cause)，而隐藏了这个生产机制本身的策略目的。福柯系谱学的探究揭露了这个倒“果”为“因”的表象，这是某种特定的性机制的产物，企图在各种对性的话语诠释里，把截然区分的生理性别范畴设立为基础性的、原因性的功能，以试图对性/别经验进行管控。

拉康和后拉康：关于禁制和父系律法

READING LAC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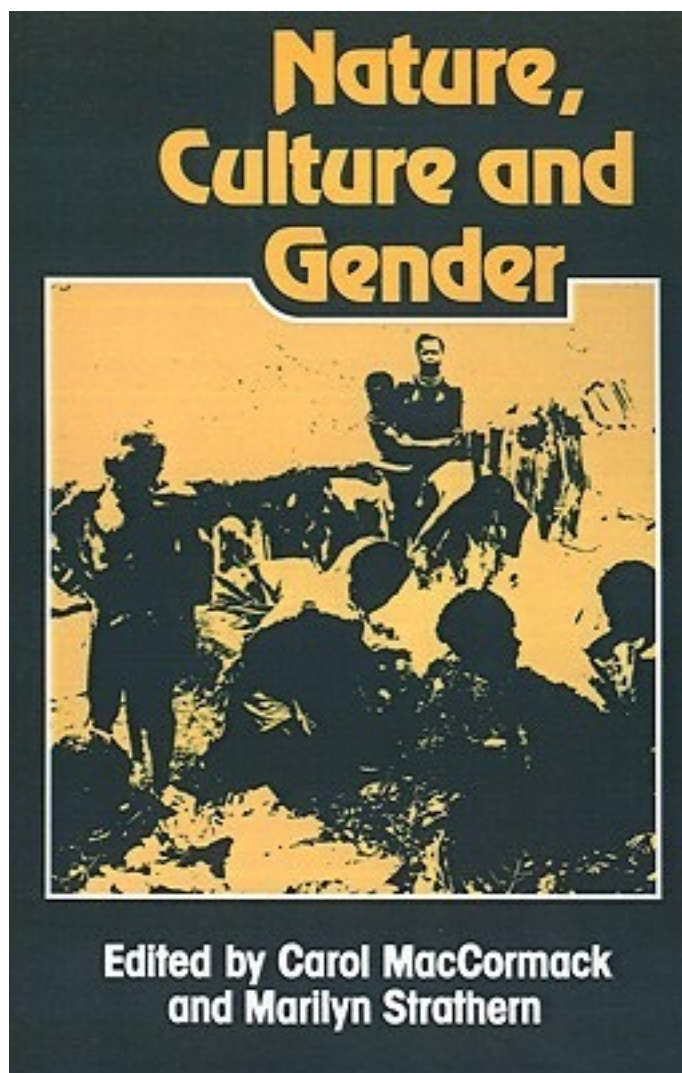


▪ JANE GALLOP ▪

无意识的批判性维度：作为一个受到压抑的性欲场域，无意识在主体话语里的重新浮现，正意味着主体是不可能有一致性的。如罗斯很清楚地指出的，依照女性/男性分立的坐标轴建构某种一致的性/别身份之举必然会失败；^[51]这个一致性因为被压抑的欲望不经意的重新浮现而被破坏，这不仅显示“身份”是建构的，同时也显示了建构身份的禁制是无效的（父系律法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决定一切的神圣旨意，相反地，它永远是一个弄巧成拙者，为起而反抗它的行动铺路）。

无意识性欲的生产将浮现于话语中

第二章：禁制、精神分析与异性恋矩阵的生产



- 前父权制架构不过是另一种物化（起源说） 普遍性的目的

压抑或宰制性律法自我合理化的手段，几乎都是建立在一套故事逻辑上：述说律法建立之前情况是如何，而这个律法又如何以现在这样的必要形式出现。^[1] 这些起源故事的编造，通常会描述律法出现之前的一种情势，这个情势遵循一个必然而且单线发展的叙事，最后以这个律法的创制告终，这个律法的创立也因此得到了合理化。 因此，关于起源的故事是叙事的一个策略性手段，也就是以一种单数的、权威的陈述来叙述一个无可挽回的过去，以使律法的创制看起来像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

- 基础论二元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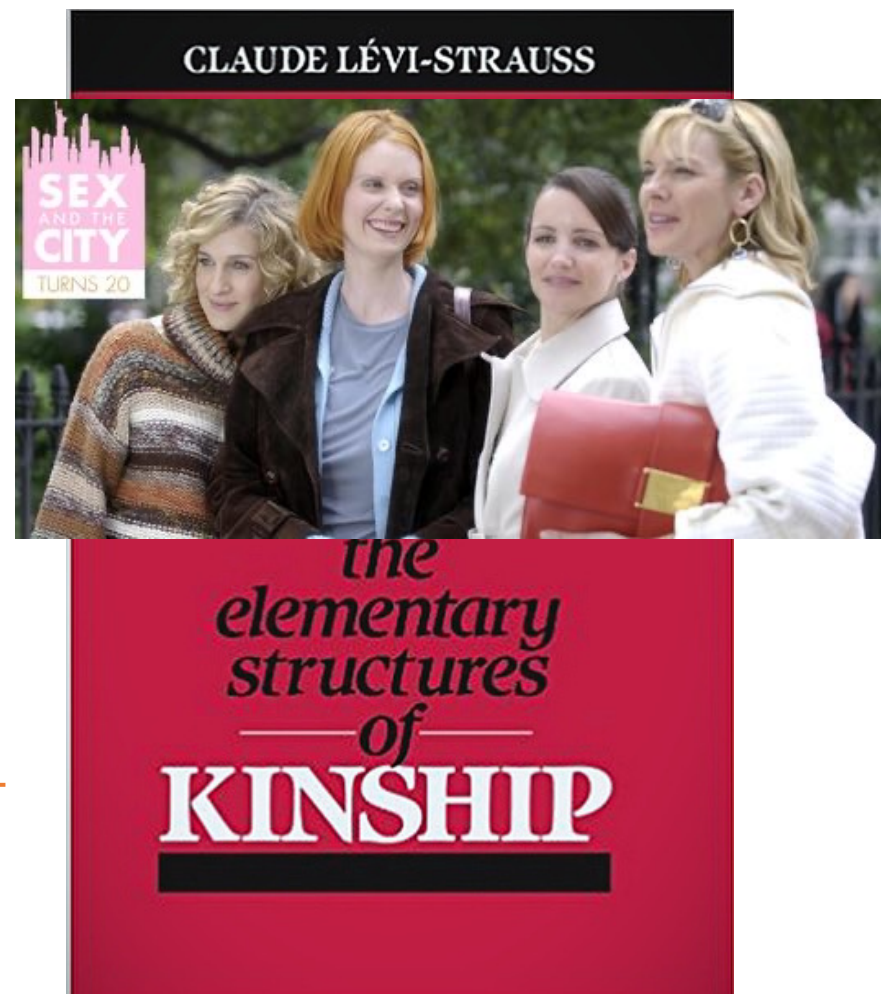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包括受到质疑的自然/文化的区分，被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挪用，以支持、阐述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这些立场认为有一个自然的或生物的女性存在，后来转化为社会中臣服的“妇女”；由此得到一个推论，亦即“生理性别”之于自然或“生食”（the raw），就如同社会性别之于文化或“熟食”（the cooked）一样。如果列维-

- 臣服于亲属关系规则完成生理/社会性别转换
- 谁有什么资格被自然化？二元论有必要吗？

第二章：禁制、精神分析与异性恋矩阵的生产

- 结构主义的关键交换：女人做为礼物

点有一致之处。根据《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巩固亲属关系同时又使亲属关系得以分衍的交换物品是女人，通过婚姻制度，女人被当作礼物从一个父系宗族交付给另一个父系宗族。^[1] 新娘，这个礼物，这个交换物品构成了“一种符号和一种价值”，它打开交换的渠道，这个交换渠道不止具有促进交易的功能性目的，同时也为通过这个行动而分衍的两方宗族，履行了巩固内部联结即集体身份认同的象征性或仪式性的目的。^[5] 换句话说，新娘的功能是男人群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条件；她不具有一个身份，她也没有用一个身份来交换另一个身份。她正是通过成为男性身份不在场(absence)的场域而反映男性身份。宗族的成员，清一色是男性，他们通过婚姻——不断重复的象征性分衍行动——调用身份的特权。异族通婚区别、也结合了各种不同父系姓氏的男人。父系传承通过对女人仪式性的排除，以及互相之间对女人仪式性的引进而获得稳固。作为妻子，女人不止确保了姓氏的再生产(功能性的目的)，也实现了不同男性宗族之间象征性的结合。作为父系姓氏交换的场域，女人既是、也不是父系姓氏的符号，她们被她们背负的父系姓氏这个能指所排除。婚姻中的女人不具有身份的资格，她只是一个关系条件，区分不同的宗族，同时也把它们



第二章：禁制、精神分析与异性恋矩阵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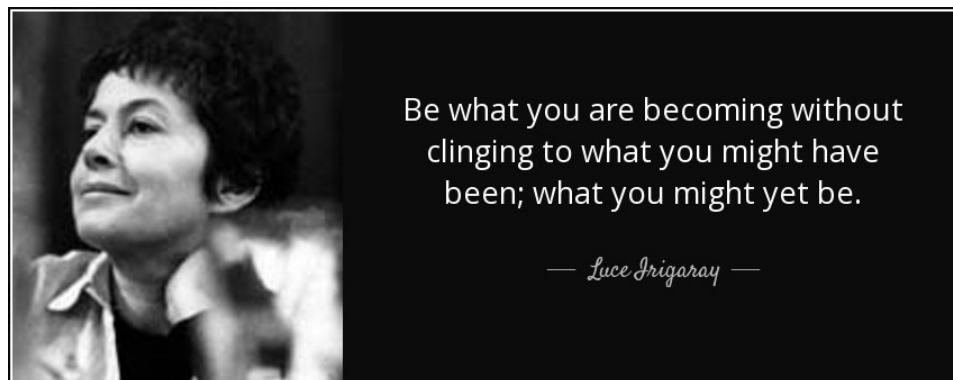
• 禁忌产生了异性通婚的异性恋机制

(homosocial)欲望(伊里格瑞一语双关地称之为“男/同性爱”[homosexualty])⁽⁸⁾的基础上:它是一种被压抑、因而也是被鄙视的情欲;它是男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关于男人之间的结盟,然而这却是通过异性恋制度对女人的交换和分配进行的。⁽⁹⁾

列维-斯特劳斯在揭露阳具逻辑斯中心经济的同性情欲无意识的一段文字里,提出了乱伦禁忌与巩固同性情欲结盟之间的关联:

交换——异族通婚的原则自然也是——不止是物品的交换。交换——表达它的异族通婚原则自然也是——本身具有一种社会价值。它提供了把男人结盟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真实界与象征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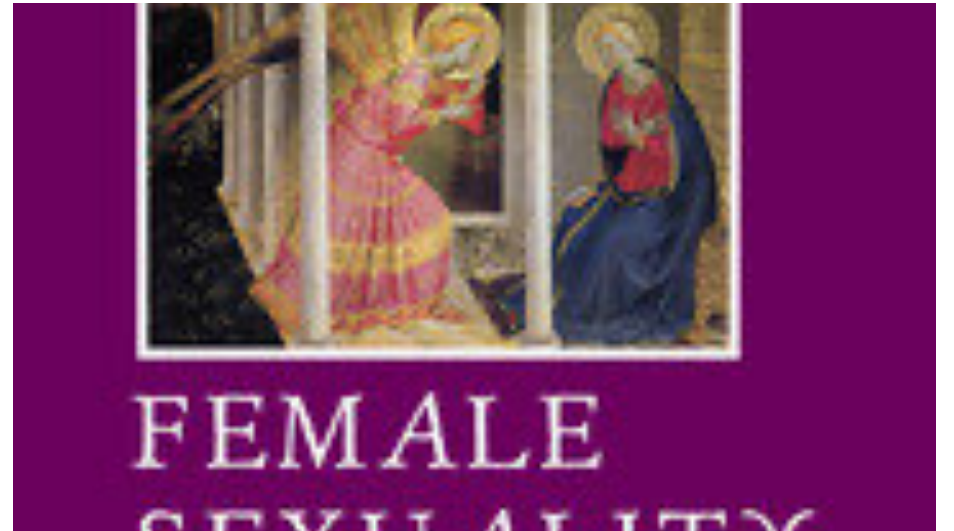


言语只有在不能满足的条件下产生,而不满足是通过乱伦禁制而建制的;原始的圆满欢愉(*jouissance*)于创建主体的原初压抑里失落。替补它的空缺,出现了符号,但这符号同样被阻绝了接近能指的可能,而在它所意指之物身上寻找那无法挽回的快感。通过这个禁忌而建立的主体,它的所言所语只不过是将欲望移置到那无可挽回的快感的换喻性替代物之上。语言是没有被满足的欲望的残留物,也是对那欲望的另类方式的实现,是文化生产的各种各样的升华,而永远不会达到真正的满足。语言在意指上无可避免的失败,是那个禁制的必然结果;这个禁制莫立了语言的可能性,同时也标志了语言指涉之举的虚妄性。

第二节 拉康、里维埃尔和伪装策略

拉康的框架：

- 首要问题：“‘存有’如何通过父系经济的意指实践被建制、被分派？”之后才是“什么是/有存有？”的问题
- 因此，如果不先探究大写阳具（the Phallus）的“存有”，亦即探究将自身的可理解性建立在性差异这个先决条件上的大写律法如何认可意义的生成，就无法探究本体论的本质。
- 作为（being）阳具与拥有（having）阳具表示语言中不同的性别位置，或者是非位置（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位置 nonpositions）
- 作为阳具：能指，意指一种客体，他者来反映和再现男性欲望和力量，并通过不在场来意指阳具。
- 她是移置了的母性身体（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象征物，但只存在象征界，无法完全在真实界实现



伪装

The Life
and Work of
Joan Riviere



- 女人又是如何“貌似”是阳具，作为那肉身具化并肯定阳具的缺乏呢？根据拉康的说法，这是通过伪装达成的；而伪装可以说是作为女性位置本质要素的抑郁产生的结果。
- p.64 拉康解释说女人被迫去达成“貌似是“阳具这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伪装。这个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一些矛盾的意义：一方面，如果”作为”——阳具的自体具化——是伪装，那么这似乎就把所有的存有降格为一种表象形式——存有的表象，其结果是所有性别本体都可以化约为表象形式——存有的表象，其结果是所有性别本体都可以化约为表象的游戏。另一方面，伪装又意味着有一个先于伪装的“存有”或女性物质的自体具化：有一个女性欲望或需求被掩盖了，它能够被揭露出来，而这实际上也许会带来阳具逻辑中心意指经济最终的瓦解和置换。
- 伪装否认了什么（先有的女性气质或男性气质？）

摄影作品：Cindy Sherman, Untitled Film Still #2, 1977



拉康的假面：与女同性情欲相联系/异性恋霸权中心的论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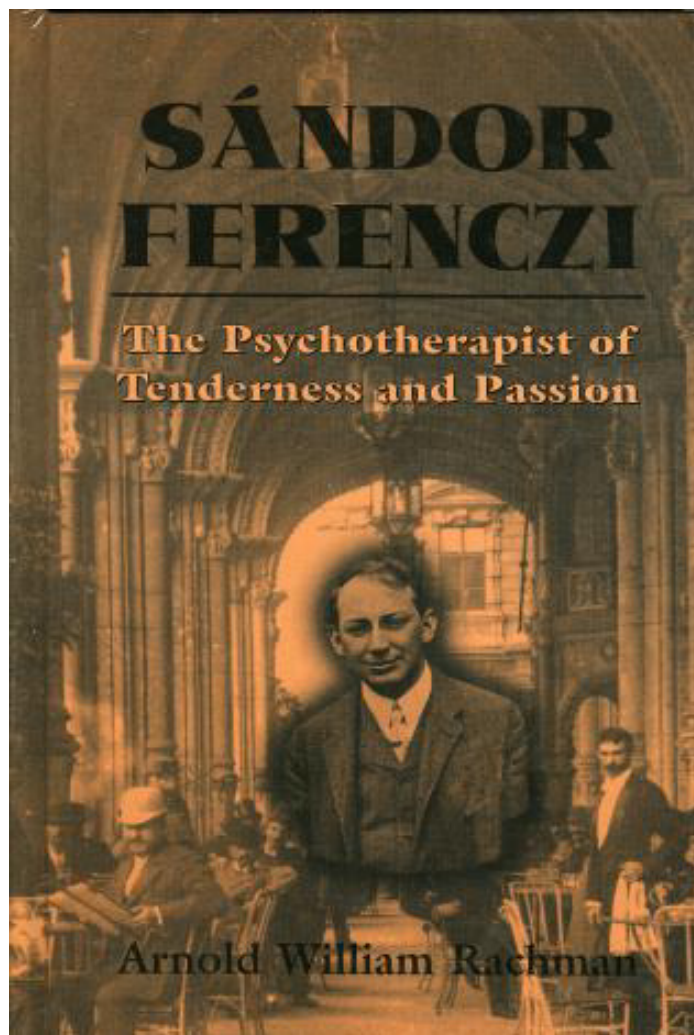


假面和认同

拉康说：“假面(mask)的功能……支配着认同，而通过认同，被拒绝的爱得到了解决”(85)，这澄清了他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假面是抑郁(melancholy)心理机制的整合策略的一环，亦即接收失去了的客体/他者的属性，而在此丧失感是爱受到拒绝的结果。⁽¹⁹⁾ 假面“支配”同时“解决”这些受拒的经验，显示僭占(appropriation)是一种策略，通过僭占，这些受拒的经验本身被否认：这是一种双重的否定，它通过抑郁心理机制吸纳了实际上失去过两次的对象，而加倍强化了身份结构。

如果拉康假定女同性恋是从受挫的异性恋情欲而来，如所谓的观察显示的那样，那么难道对观察者来说，不会同样清楚地看到异性恋情欲是从受挫的同性情欲而来的吗？被“观察”的是否为女同性恋的假面？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样清晰无误的表达，可以作为那个“失望”、那个“性取向”、及被(理想化的)爱的需求所移置的欲望的证据？

假面和心理焦虑：里维埃尔和非朗茨



■ 非朗茨指出……同性恋男人夸大他们的异性恋特质，作为对他们的同性情欲的“防御机制”。我将尝试说明渴望男性特质的女人可能戴上女性化的假面，以转移焦虑以及对来自男人的惩罚的恐惧。
(35)

事实上，里维埃尔自己认为她在同性恋男人和戴上假面伪装的女人之间所做的类比，并不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之间的类比。女性特质是“渴望有男性特质”、又害怕公然展现男性特质会给她们带来惩罚的女人所戴上的假面。而男同性恋者伪装男性特质，则被认为是他们试图隐藏——不是向别人而是向自己——貌似女性化的特质。

批判：把所有对女人的欲望——不管是什么生理性别或是什么社会性别的主体——都解释为起源于一种男性的、异性恋位置的理解矩阵。所有可能的性欲都假定来自这个男性的力比多源头。

杰奎琳 罗斯

- 对两性而言，性欲必然会触及两重性的问题，这松动了作为它基础的二元区分。但不存在前话语的本体真实

松动的，难道不就是一种前话语的双重性吗？罗斯的说法非常有说服力：“如我们所见，对拉康而言没有前话语的真实（‘除了借由一种特别的话语，如何回到一个前话语的真实？’，拉康《精神分析专论，第二十讲》，页33），没有律法之前的空间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罗斯也间接地批判了伊里格瑞在阳具经济之外划出一个女性书写位置的努力，她说：“在语言之外没有女性。”^[28]如果禁制产生了性欲的“根本区分”，而且如果正因为区分的人为性显示了这种“区分”是具有欺骗性的，那么必定有一种区分是抗拒分割的——一种心理的双重性或内在的双性情欲，它破坏任何切割的努力。把这心理的双重性当作律法的结果来思考，是拉康公开陈述的目的，但也是他理论的一个抗拒点。

我们无法从建立完成的主体位置认识那个过去，这并不代表这个过去不会在主体的语言中，以裂隙、不连贯、或换喻滑动等形式重新浮现。就像康德认为存在着更真实的本体真实一样，那前律法的、有着圆满欢愉的过去，是无法从口说语言的范畴内来认识的；但是这并不代表那个过去没有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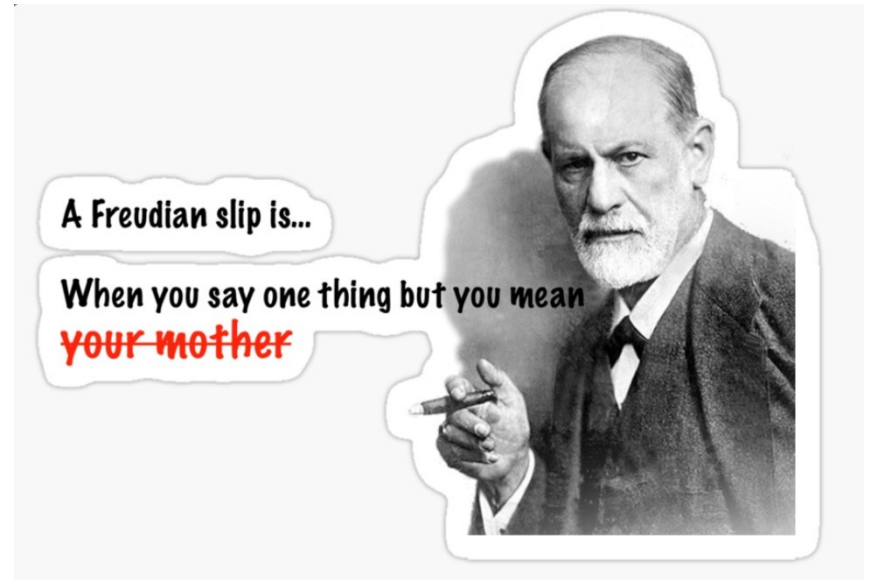
In many ways the culmination of [Judith Butler's] thinking to date, 'Parting Ways' will confirm Butler's place at the forefront of debate about one of the most anguished political crises of our times.

— Jacqueline Rose —

弗洛伊德与性别抑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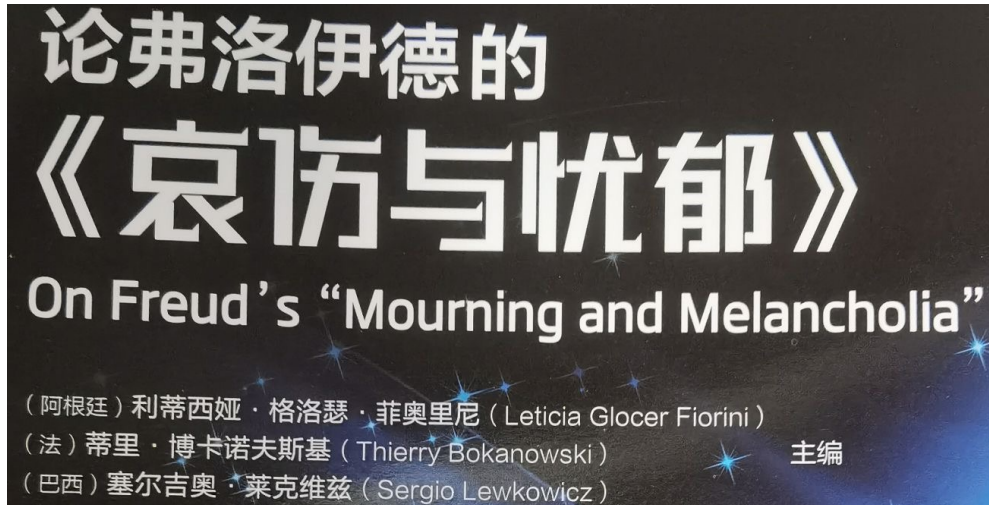
- 双性情欲是在一个单一的心灵里同时存在两种异性恋情欲。因此，在弗洛伊德的原初双性情欲理论里，没有同性情欲，只有异性之间的吸引。

然而，弗洛伊德给我们提供了什么证据，证明这些倾向的存在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通过内化获得的女性特质，与严格意义上属于倾向的女性特质之间作区别，那么何必从一开始就排除各个性别所特有的情感吸引都是内化的结果这样的结论？基于什么基础，倾向上的性欲和身份被归结为个人的特质，而我们可以给予最初的“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什么意义？从内化这个难题作为一个出发点，让我们思考一下内化的认同在性别形成中的地位；其次，思考一下一种内化的性别情感吸引，与内化的认同的自我惩罚性的抑郁之间的关系。



伊德修正了这个哀恸与抑郁之间的区别，他指出与抑郁相关的认同过程，可能是“本我能够放弃它的客体的唯一的情况”。(19)换句话说，抑郁所特有的、与丧失的所爱的认同，成了哀恸的运作的一个先决条件。原来被认为是对立的这两个过程，现在被理解为整个哀伤过程中的相关部分。^[35] 在他后来的观点里，弗洛伊德认为丧失的内化具有补偿作用：“当自我取得了客体的特点时，它可以说是以这样的方式强迫自己接受了本我的丧失：‘看，你也可以爱我——我跟那个客体是如此地相像。’”(20)严格来说，对客体的放弃并不是否定那个投注，而是对它的内化，因此也是对它的保留。

内在自我理想的建构也牵涉性别身份的内化。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理想是解决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办法，因此有助于成功地巩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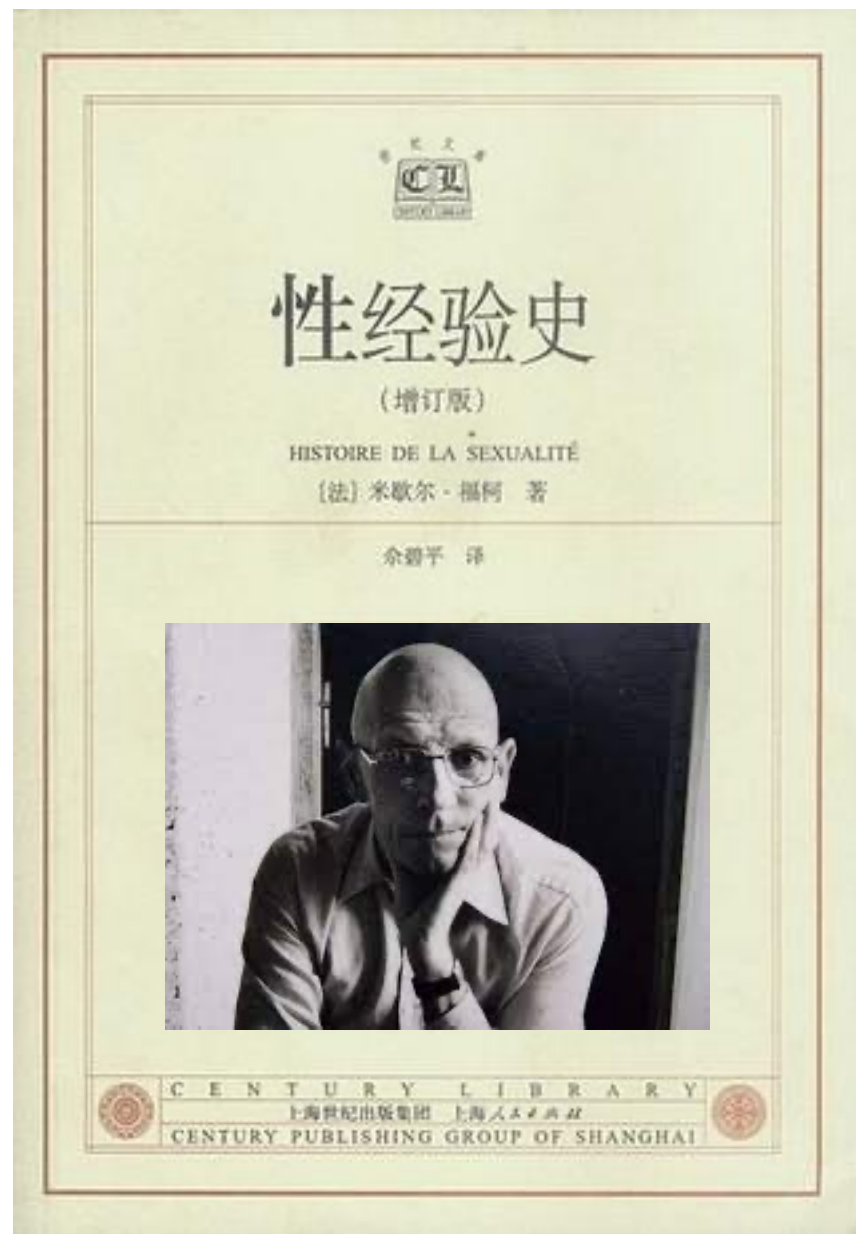
禁忌的基础之上。如果女性与男性倾向是有效内化了那个禁忌的结果，如果对失去的同性客体的抑郁解决方式，是通过建立自我理想来合并，确切地说，是变成那个客体的话，那么在根本上，性别身份似乎是内化了某种证实是身份形成之因的禁律的结果。此外，这个身份的建构和维持，系于不断地应用这个禁忌，这不仅是在顺应截然区分的性别范畴、对身体进行程式/风格化的方面，同时也在性欲望的生产和“倾向”的布置上。“倾向”(disposition)这个词从一种动词形态(使之具有某种倾向 [to be disposed])转变为名词形态，而因此变为凝固(具有一些倾向 [to have dispositions])；“倾向”这个词最后成了一种谬误的本质主义，这是通过禁制的影响而形成或“固定”的情感作用的结果。因此，倾向不是心灵的原初性/别事实，而是文化以及自我理想带有共谋性的、价值重建的行动所强加的律法产生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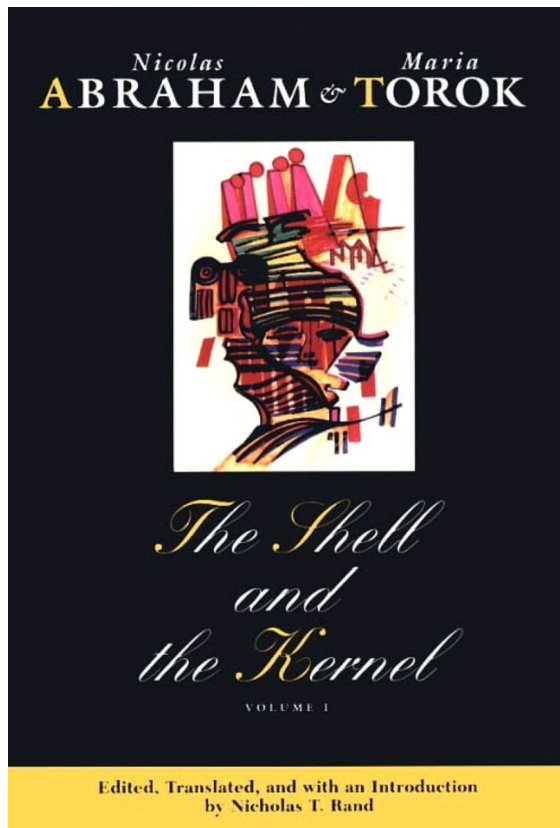
福柯：知识和权力

乱伦禁忌以及隐晦的同性情欲禁忌是一种压抑性的律令，它假定了一个原初的欲望，落实在“倾向”这个概念上，这欲望经受了对原初同性力比多倾向的压抑，而产生了异性恋欲望的移置现象。这个独特的、关于幼儿发展的后设叙事（meta narrative）结构，把性倾向设想为前话语的、时序上是原初的、而且是本体论上截然区分的内驱力。它们具有一个目的，因此拥有一个它们在语言和文化中出现之前就存在了的意义。在进入文化领域的那个时刻，欲望偏离了它的原始意义，其结果是文化里的欲望必然是一系列的移置。因此，这个压抑律法实际上生产了异性恋情欲，它不止扮演一种负面的或排除性的法典的角色，同时它也是一种核批机制，最恰当的说法是一种话语律法：它区别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划定并建构不可说的领域），什么是合法的而什么是不合法的。

从所思考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获得了什么**性别可颠覆的资源**？

- 无意识（元历史无法讲述？必须要讲述？）
- 多重而并存的认同（非固定）（比如母亲话语）
- 身体的操演将内在的执念外化





弃绝母性身体是在象征秩序里能够进行意指的先决条件，这个原初压抑建立了个体化以及具有意义的言语的可能性，失去母性身体这个爱的客体，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净空的空间，而言语由此而生。然而，拒绝接受这个丧失——抑郁——造成了无法移置于言语的结果。附身或被幻想占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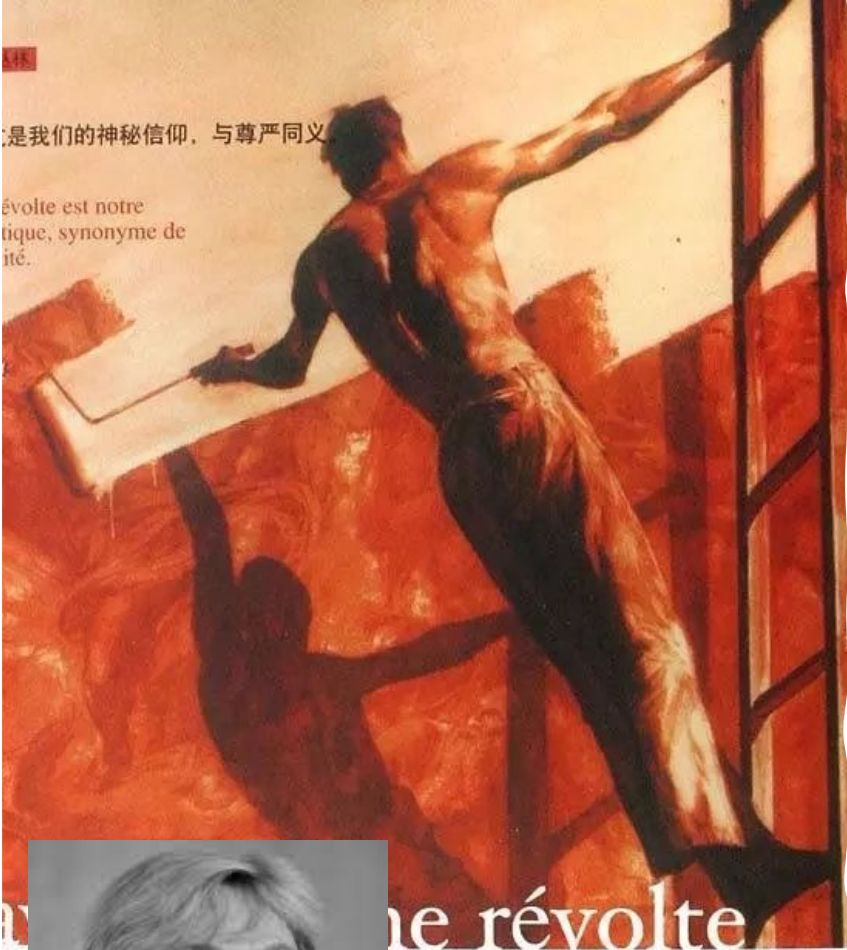
亚伯拉罕和托洛克指出内摄(introjection)是为哀恸(在此客体不仅是丧失了,而且也被承认是丧失了)的运作服务的一个过程。^[39]而另一方面,合并比较恰当地说是属于抑郁:一种被否认或悬置的哀伤(grief)状态,在其中客体以某种方式奇妙地被保留在“身体内”。亚伯拉罕和托洛克指出作为哀悼特点的对丧失的内摄,建立了一个净空的空间(an empty space),直观地形诸空洞的嘴,成为语言和意义表达的先决条件。要把力比多成功地从丧失的客体上移置,需要通过既意指、同时又移置那个客体的言语的形成来完成;从原来的客体移置力比多在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性的(metaphorical)心理活动,在这过程中言语“表征”那不在场者(the absence)并超越它。内摄被理解为哀恸的运作,而合并——意味一种对丧失的神奇的方式——却是抑郁的特征。内摄找到了隐喻意指的可

同性禁制先于乱伦禁制,是目的和客体的双重压抑

当我们把性别身份视为一种抑郁结构,那么选择“合并”作为完成那认同的方式是有道理的。的确,根据上面所说的模式,性别身份需要通过否认丧失来建立,这丧失深深隐藏于体内,并且实际上决定着活着与死去的身体的对比。作为一种反隐喻的心理活动,合并把丧失直观地化于身体上或身体内,因而看起来是身体的一个事实存在,这是身体把“生理性别”当作它的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性来呈现的方法。把快感和欲望定于、以及/或禁绝于一些特定的“性感带”的,正是这样一种弥漫于身体的表面、具有性别分化功能的抑郁。引起快感的客体的丧失,通过对那快感的合并获得解决,结果通过性别分化律法的强制效力,那快感同时受到了限定和禁止。

身体不是欲望的基础或原因,而是欲望展现的场域;具有想象的被限制的真实

身体：非自然/律法禁制的结果



反抗的未来

[法] 于丽娅·克里斯特娃 著
黄晔耘 译



第三章 颠覆的身体行为

反思：朱丽娅·克里斯特娃的身体政治

在语言内部颠覆象征秩序：**符号态（母性身体在诗语言里的展现）**

- “符号态”是语言的一个维度，由那原初的母性身体所承载展现；而原初的母性身体不但推翻了拉康的基本前提，也成为象征秩序中的一个永恒的颠覆根源。
- 符号态是在文化的框架本身内，是在多元意义以及语义的开放性占上风的诗语言里，表达那原初的力比多多元性。事实上，诗语言是母性身体在语言框架里的复苏，有着干扰、颠覆和置换父系律法的潜能。

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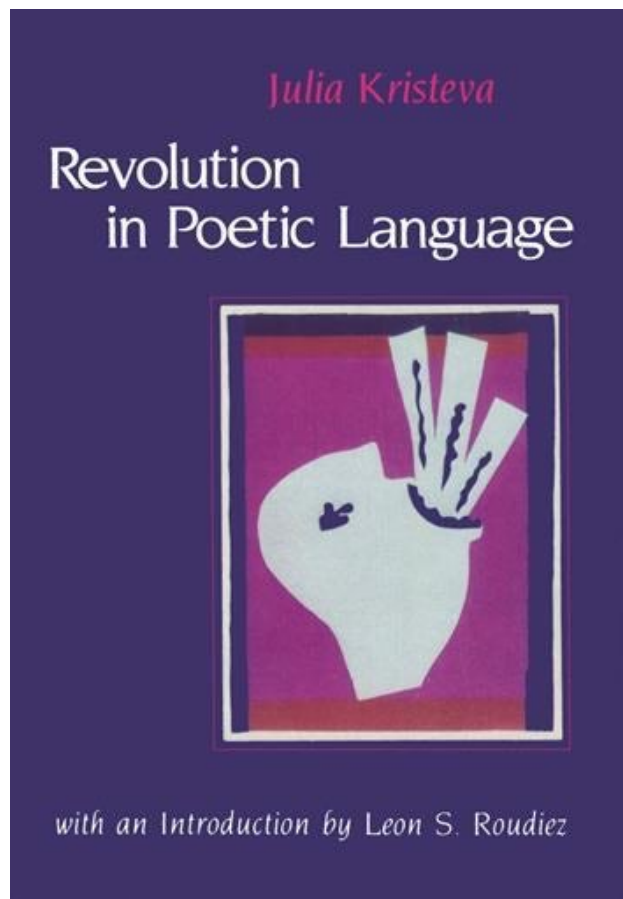
- 不清楚拉康和克都认可的与母体的原初联系是否是一个可行的建构
- 符号态作为一种解放的理想，克交替着假定又否定的态度

母性身体的所谓原初内驱力

的生命周期？此外，克里斯特娃将母性身体描述为承载了一套先于文化本身的意义，她这样做不啻维护了文化是一种父权结构的观念，而把母性在本质上划归为一种前文化的真实。她对母性身体的自然主义描述事实上物化了母亲身份，排除了对它的文化建构性和可变性进行分析的可能。当我们追问前话语的力比多多元性是否可能的同时，我们也将一并思考：克里斯特娃宣称她在前话语的母性身体上所发现者，本身是否就是一个特定历史话语的产物，是文化的结果，而不是文化的秘密或者原初的

- 诗语言与父系律法处于霸权地位的象征秩序属于不同意义领域
- 诗语言具异质性，开放而多义，不遵从单一要求

符号态：与原初过程的形态有关的。。。意指功能



同性恋是一种精神错乱？

为欲望的先决条件的主体/客体二分的圆满欢愉。象征秩序是建立在拒绝母亲的基础上，而符号态则通过韵律、谐音、音调、声音游戏和重复，在诗语言里重新呈现或者恢复母性身体。甚至“婴儿的牙牙学语”和“精神病症话语的吃语”，都是母亲-婴儿关系的浑然一体状态的展现——这是在婴儿与母亲分割/个体分化之前的一个异质性的冲动领域，它同样是强制执行的乱伦禁忌所带来的结果。^{〔4〕}乱伦禁忌造成的母亲与婴儿的分离，在语言上

作为象征秩序功能的语言，是以压抑本能的内驱力、以及与母亲之间浑然一体的关系为代价建立起来。而相反地，不稳定的、未确立的诗语言主体（其所发出的言语从来并不独独为符号）的维系，则是以重新激活这个受到压抑的、本能的、母性的元素为代价。^{〔7〕}

Copyrighted Material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JULIA KRISTEV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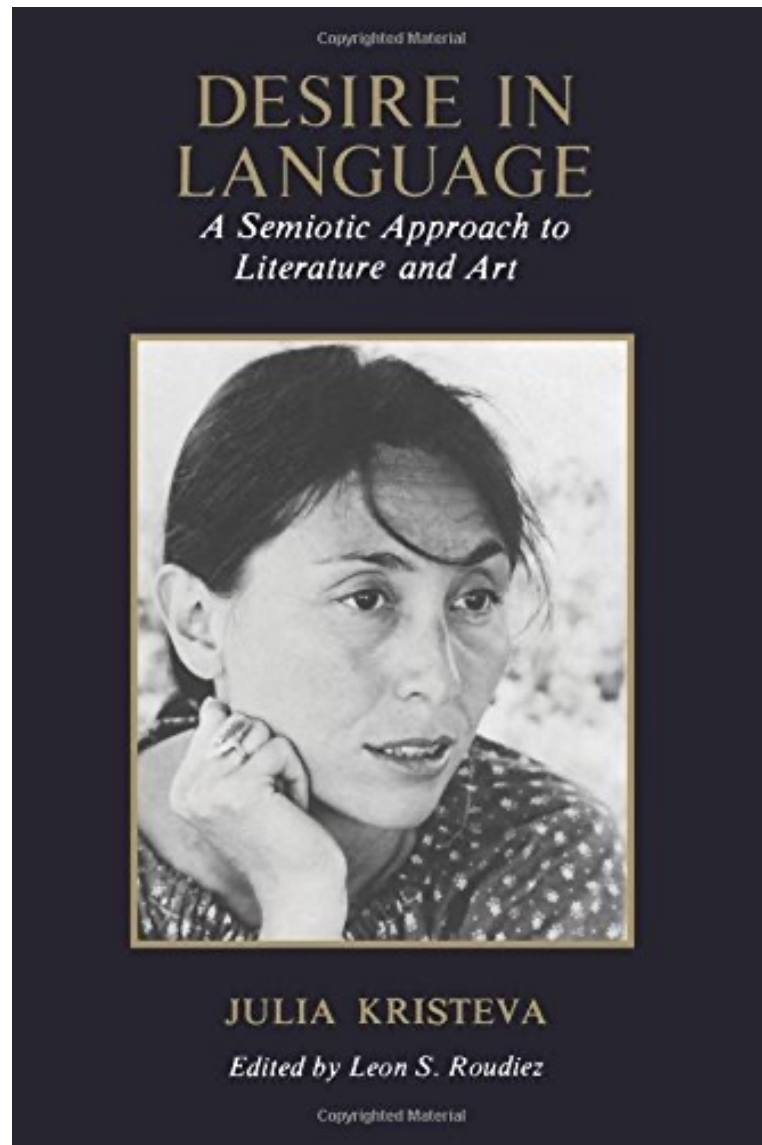
Edited by Leon S. Roudiez

Copyrighted Material

反思与批判：用另一种文化挑战的失败

到压抑的多元性来驱逐父系律法霸权。正因为这个本能的异质性必须在父系律法内、并通过父系律法重新呈现，它不能全然藐视乱伦禁忌，而必须留在象征秩序里最脆弱的地带。于是，置换父系律法的诗性-母性实践服从于句法的要求，它们若即若离却始终在父系律法的限度之内。因此，全面拒绝象征秩序是不可能的，而对克里斯特娃而言，“解放”的话语也没有可能。就最乐观的情形来说，对这个律法的战术性颠覆和置换，挑战了这律法不证自明的假设。然而再一次，克里斯特娃并没有认真挑战所谓禁制性父系律法是文化本身的基础的结构主义假设。因此，要颠覆父权所支持的文化，不可能得力于另一种形式的文化，而只能来自文化本身被压抑的内在，来自构成文化所隐藏的基础的那些内驱力异质性。

对克里斯特娃来说，没有中介的女性同性欲望的投注，毋庸置疑地将导致精神错乱。因此，一个人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移置——合并母亲身份，亦即自己也成为母亲，或者，通过那迂回展现母体依赖所特有的内驱力异质性的诗语言，才可以满足这个内驱力。母性与诗是唯一被社会所认可、



克里斯特娃把生育的欲望理解为一种物种欲望 (species-desire), 是某种集体而古老的女性力比多内驱力的一部分, 这内驱力构成了一个不断重现的形而上学真实。在此, 克里斯特娃物化了母性, 将这物化的母性举扬为符号态的颠覆潜能。结果是, 父系律法——被认为是单义意指的基础——被一个同样单义的能指, 也就是母性身体原则所置换, 而尽管它有“多元性的”展现, 这母性身体原则在它的目的论上始终如一。

克里斯特娃把这种母性本能设想为具有一个先于父系律法的本体身份, 就这点来说, 她未能考虑到那律法本身大有可能就是所谓它压抑的欲望的原因。与其说这些欲望是某种前父系律法因果关系的展现, 也许它们更加证实了母性是因应亲属关系的迫切需要, 所必需而且一再重演的一种社会实践。克里斯特娃接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 认为对女人的交易是巩固亲属关系联结的先决条件。然而, 她把这样的交易理解为母性身体受到压抑的文化时刻, 而不是文化将女性身体强行建构为母性身体的一套机制。事实上, 我们可以把交易女人理解为在女人的身体上强加一项生育的强制性义务。根据盖尔·鲁宾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解读, 亲属关系实现了一种“对性欲……的雕塑”, 因此生育的欲望是社会实践的结

亲属关系/女性交易/对性欲的文化雕塑

抹杀多元可能

因果倒置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1908~2009

自然/文化 亲属关系 结构主义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1975)

盖尔·鲁宾 《交易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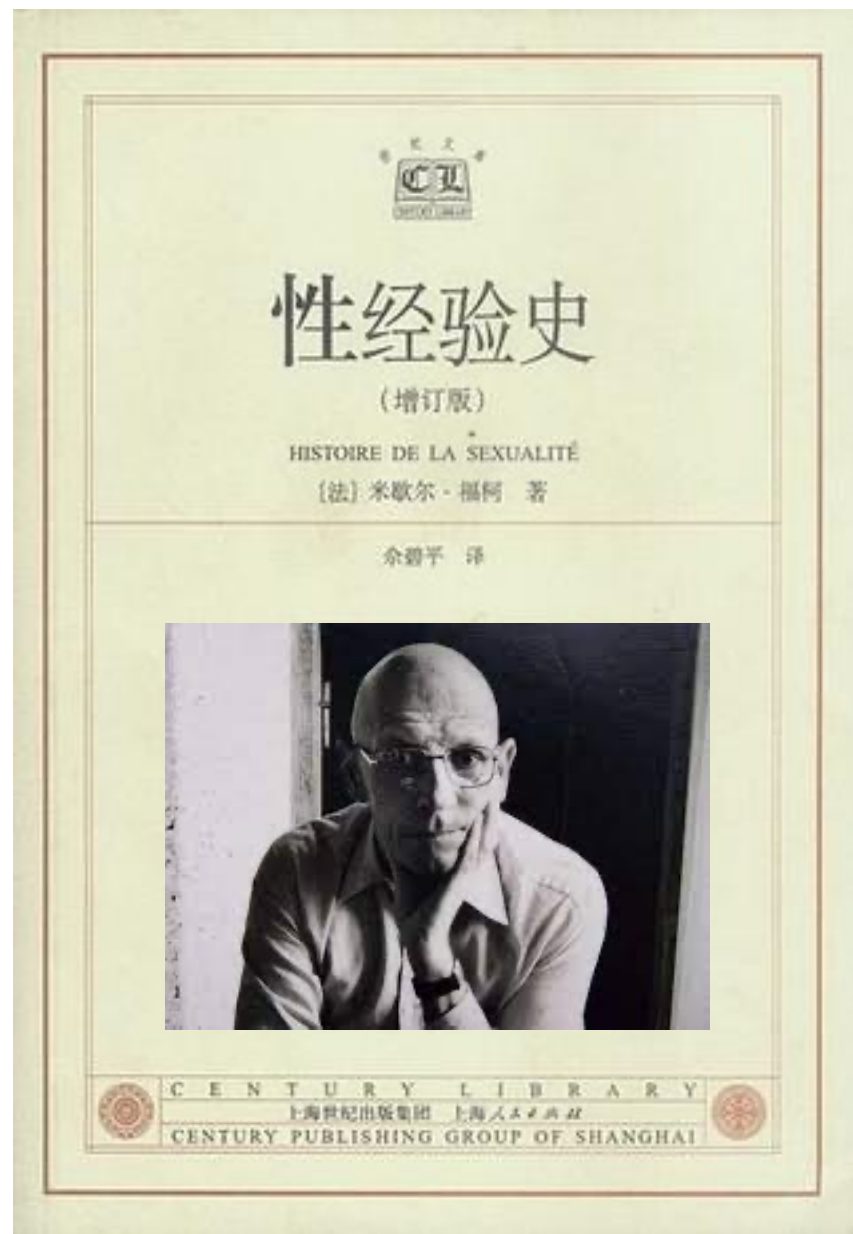
福柯：性别概念是权力关系人为生产的概念

“性别”的概念……使我们能够把解剖学的元素、生物的功能、行为、感官感受与快感，集合到一个人为的整体之下。它使得人们能够将这个习惯上认定的整体作为一种因果原则、一种无所不在的意义来运用：性别因此能够作为一个独特的能指以及一个普遍的所指来运作。^[16]

对福柯来说，在身体于某种话语里被决定、并通过这个话语被赋予一个自然的或本质的性别“理念”之前，它并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上的“性别化”可言。身体只有在权力关系的语境下于话语中获得意义。性（sexuality）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时空里由权力、话语、身体与情感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在福柯的理解里，性生产了一个人为概念的“性别”，而这个概念有效地扩展并掩盖了创生它的那些权力关系。

的确，那显然是父权的、支持并要求以生育功能作为女性身体的主要特点的律法，它铭刻于那身体上，作为它的自然需求的法则。克里斯特娃捍卫那个所谓生物上必然的母性法则，认为它是先于父系律法本身存在的一种颠覆性运作，她助长了对这律法的不可见性的系统性生产，也因此助长了它的必然性的假象。

权力不仅压制而且具有生产性





福柯、赫尔克林与性/别不连贯的政治



福柯在《性史·卷一》里指出“性别”的单义性建构(一个人就是他/她的性别,因此,不会是另一个性别),它首先是为了服务社会对性欲的管理和控制而生产的;第二、它掩盖了各种不同的、不相联系的性功能,将它们人为地统一起来;因此,第三、它在话语里以原因的姿态呈现,是一种内在的本质,将各种各样的感官感受、快感与欲望生产为性别所独有的,并使它们能够被理解。换句话说,身体的快感不仅可以依据某种因果关系,简化为这种表面上为性别独具的本质,同时,它们也很容易地可以作为这个“性别”的外在展现或符号来诠释。^[18]

- 解读十九世纪法国阴阳人赫尔克林·巴尔班的日记导言来检视福柯提出的性理论
- **不连贯之处**：未认识到既建构又谴责巴尔班的性欲的具体权力关系；浪漫化了她/他的快感世界，把它当作**“快乐的无身份化之地”**，**一个超越了性别和身份范畴的世界**。而巴尔班自传中书写的性差异以及性别范畴的话语来看，有别于福柯对她文本的浪漫化挪用以及知而不见。

福柯调用了一个前话语的力比多多元性的比喻修辞，它实际上预设一种存在于“律法之前”的性欲，确切地说，就是等待着从“性别”的桎梏解放的性欲。另一方面，福柯公开主张性与权力是同存共延的；别以为当我们对性说“是”的时候，我们就对权力说了“不”。在他的反司法的、反解放的模式下，“官方”的福柯主张性欲总是处于权力的矩阵里，而且它总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在话语上、也在制度上——里被生产或被建构；诉诸一个律法之前的性欲，是解放性政治的一种虚幻的、共谋性的妄想。



p.133 如果福柯主张性别上的无身份在同性恋语境里受到鼓励，那么他就似乎确认异性恋语境正是身份得以建构的情境。

用福柯的方式来提问

尝试另类的福柯式的提问：是什么社会实践与惯例生产了这种形式的性欲？要了解：1) 权力的生产能力——管控策略如何生产它后来予以抑制的主体；2) 在这个自传叙事的语境里，权力所由以生产性欲的具体机制。

赫尔克林的性欲构成了一套逾越社会性别规范的实践，挑战了对异性恋与女同性恋情欲交换的这个区分，并凸显了它们之间一些暧昧的辐合以及重新分配组合的地方。

赫尔克林自己在提及她/他的性欲时这样说：“这个天性与理智之间不断的挣扎”(103)。然而，粗略检视一下这各个不同的“元素”，我们发现它们彻底地被医学话语化，成为“功能”、“感官感受”、甚至“内驱力”。因此，福柯所诉诸的异质性本身，正是

根据佩奇的论文，“人类 Y 染色体性别决定区域转译指蛋白”，他的 DNA 样本是从一群非常不寻常的人身上采集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拥有 XX 染色体，却在医学上被判定为男性；有些人具有 XY 染色体构造，却在医学上被判定为女性。他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基础，这些人被判定为跟他们染色体的检查结果相反的性别；我们只能假定从明显的第一和第二性征来看，他/她们的性别判定是正确的。佩奇与他的. 工作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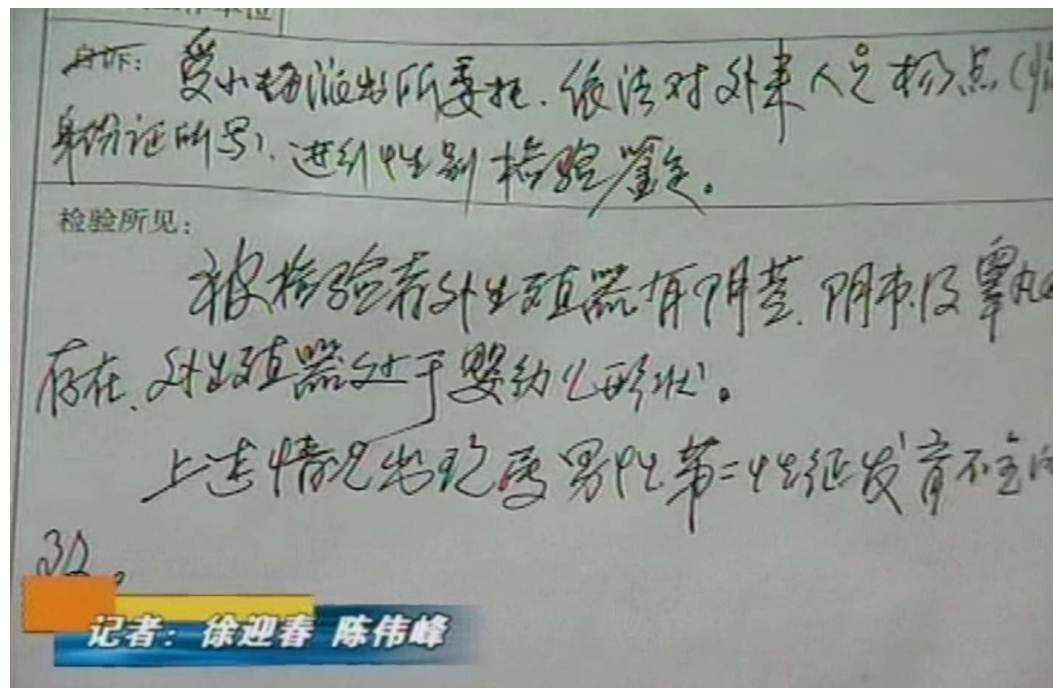
页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by 朱迪斯·...



AA

学语言与其他形式的语言一起，携手复制它意图探究、中立地描述的对象上所聚积的文化积淀的时候，这个工作愈形复杂起来。

当佩奇和其他人判定一个在解剖学上有疑义、拥有 XX 染色体的人是男性的时候，他们参照的难道不是一种纯粹文化的传统，而这个文化传统把外生殖器当作了性别的一个定义性“符号”？也许有人会认为，诉诸一个单一的决定因素，不能解决这些案例里不连贯的问题，而且，生理性别作为一个包含各种不同的元素、功能、以及染色体与荷尔蒙因素的范畴，它已经不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在一个二元的架构里运作。这里的





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
西蒙娜·德·波伏娃

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
她是变成女人的。

第三节 维蒂格：身体的瓦解与虚构的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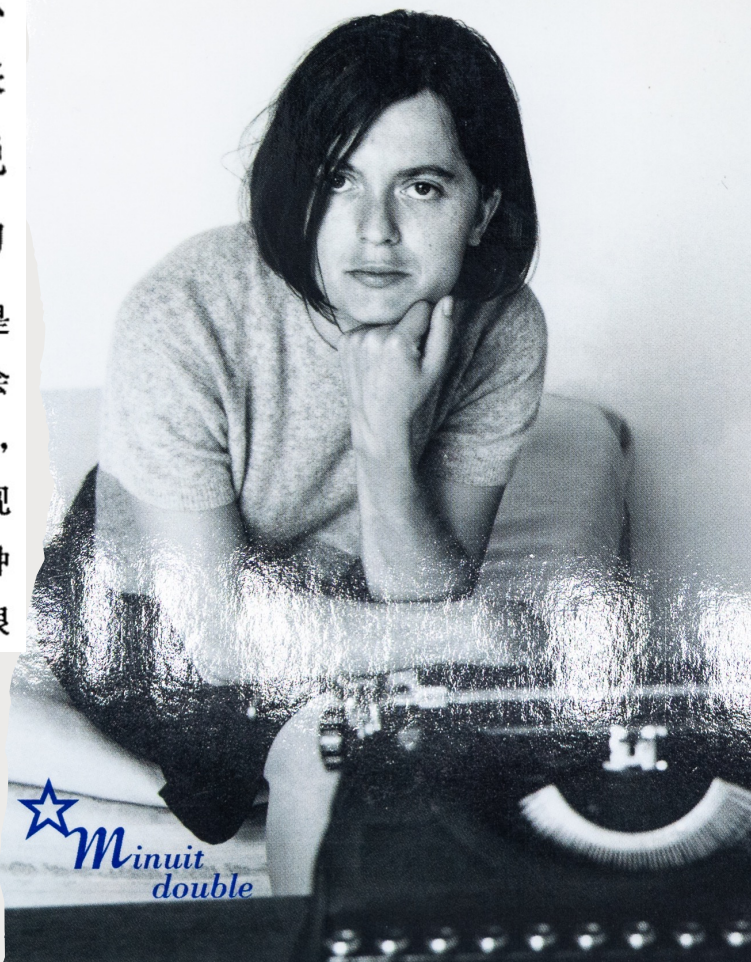
呢？性别标记似乎让身体成为“合格”的人类身体；婴儿成为一个人的时刻，是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这个问题有了答案的时候。那些不能划入两种性别其中一个的身体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它们事实上构成了非人类、贱斥者(the abject)的领域，人类世界是通过与它们的对比反衬建构起来的。如果性别总是已经存在，预先划定作为人的资格是什么，我们怎能说一个人变成他/她的性别，就好像性别是某种后记、或是某种事后追加的文化补记一样？

如果社会性别是一个人变成的某种东西——但是永远无法达成，那么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个变成的过程或行动，而且社会性别不应该被设想为一个名词、一个实体的事物、或是静止的文化标记，而应是某种持续而不断重复的行动。如果，不管是从因果关系还是外现的方面来说，社会性别不与生理性别绑缚在一起，那么社会性别就是某种行动，它有扩增的潜能，可以超越生理性别表面的二元性所强加的二元限

区分：一、生理性别范畴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天生自然的，而是对这个自然范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运用，以服务于生殖性欲的目的。对维而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没有区别。二、女同性恋不是女人。女同性恋超越了性别范畴，没有性别。”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是女性的，而是变成女性的。“她们是她们的性别，而性别必须是女性的。（生理性别是一个”暴力过程“所造成的真实结果。）

MONIQUE WITT
L'OPOPO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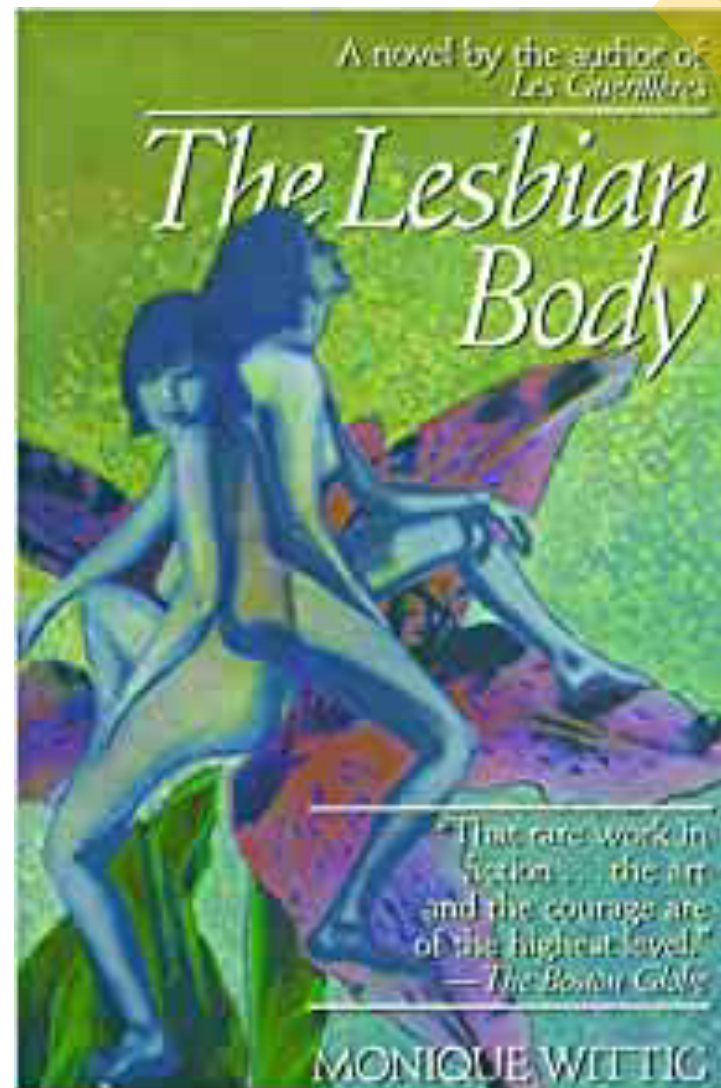
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维蒂格



★ Minit
double

有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存在于被感官感知的身体之前？这是一个无法判定的问题。把一些属性集合在生理范畴之下这样的作法值得怀疑，不单单如此，可怀疑的还包括对这些“特征”本身的区别。把阴茎、阴道、乳房等命名为性器官，不仅把身体的性感带局限于这些部位，同时也造成了身体这个整体的分裂。生理性别范畴强加于身体的“统一性”，事实上是一种“不统一”，是一种分裂与区分，是对情欲的生发的一种简化。也难怪维蒂格在《女同志身体》(The Lesbian Body)里，借由摧毁和分裂性别化的身体，以文本演绎了对生理性别范畴的“推翻”。由于“生理性

维蒂格认为女人的任务是争取权威的、言说主体的位置——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立足于她们本体的“权利”，同时一并推翻生理性别范畴以及它的源头，即强制性异性恋体系。对维蒂格来说，语言是一套不断重复的行为，由此产生了真实-结果，这些真实-结果最后又被误认为“事实”。从整体来看，一再重复的命名性差异的实践，创造了这样的自然区分的表象。对生理性别的“命名”是一种掌控和强制的行为，是制度化的操演，它要求依照性差异的原则对身体做话语/感知的建构，从而创造并制定社会真实。因此维蒂格总结说：“我们被迫在我们的身体上、在我们的心里，在一个又一个的特点上，都要符合那为我们建立了的自然的理念……‘男人’和‘女人’是政治的范畴，不是自然的事实。”〔28〕



语言所具有的作用于身体的权力，是性/别压迫的原因，同时也是超越这个压迫的途径。

“大写的我”

帝般的维度。说出“大写的我”的这个特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成为绝对的完满和权力的中心；言说建立“至高无上的主体性行为”。取得主体性代表成功地推翻了性别，也因此推翻了女性这个范畴：“没有一个女人能说出大写的我，如果她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主体的话——完整的主体即是没有被性别化的，是普遍而完整的。”〔36〕

她的小说采取一种消解整体性的叙事策略，暗示二元的生理性别建构必须分裂、增衍

在维蒂格的理论和小说里起着作用的毁灭、推翻和暴力等隐喻，在本体身份上却有难解之处。虽然语言范畴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塑造真实，以真实的名义创造各种社会虚构，但似乎有一个更真实的真实、一个统一的本体领域，是这些社会虚构所据以衡量的标准。维蒂格拒绝区分“抽象的”概念和“物质的”真实，她认为概念是在语言的物质性里形成并传播的，而语言以一种物质的方式建构了社会世界。〔40〕 另一方



前”^[45]；“语言像是天堂一样的存在，由可见的、可听的、可触摸的、可品尝的字词所建造。”^[46]最重要的是，文学作品提供了维蒂格一个机会以对代名词进行实验；在强制性的意义体系里，这些代名词把男性与普遍等同，却总是对女性予以特殊化。在《女游击队》^[47]里，她试图消除他-他们(*il-ils*)之间的任何关联，事实上她是要消除“他”(*il*)，让她们(*elles*)来代表整体的和普遍的。“这个做法的目标，”她写道，“不是要阴性化世界，而是要使性别范畴在语言里被废弃。”^[48]

维蒂格以一种自觉的、挑衅的帝国主义策略(imperialist strategy)，主张只有夺取普遍的与绝对的观点，让整个世界女同志化(lesbianizing)，才能够摧毁强制性异性恋秩序。《女同志身体》里以斜线将我凸显为阴性(j/e)，立意不在把女同志建立为一个分裂的主体，而是把它建立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能够对那在语义上和句法上攻击女同志的“世界”发动语言的战争。她的重点不在引起大家注意“女人”或“女同志”作为个人所只有在人们理解到所有对异性恋机制的”参与“，等于是在重复和巩固异性恋的压迫之时，才能产生这样的政治结果。

巴特勒：作为彻底”外在于“异性恋矩阵的同性情欲，被设想为完全不受异恋规范的制约。一种对同性情欲的净化——一种女同性恋现代主义被受到挑战。事实上，异性恋不仅是一个强制性的体系，并且在本质上是一出喜闹剧，一种对自己不断进行的戏仿。



巴特勒：权利无法撤回，只能重新被调度

抵抗规范性异性恋制度的政治策略是相当直接的：在具体的个人方面，事实上只有没有投入家庭范围内的异性恋关系——这异性恋关系以生殖为性欲的目的或终极目的——的那些人，才是积极地挑战了性别范畴，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顺从于那些范畴的规范性预设和目的。对维蒂格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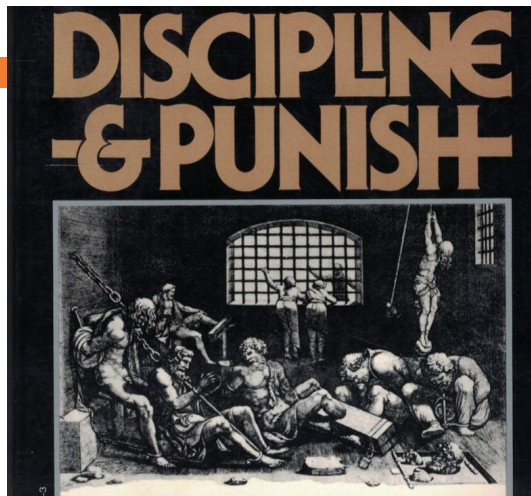
但她无视了男同志和女同志文化里，经由挪用和重新调度性别范畴而使独特的同志身份增衍的那些话语。女王(queens)、T(butches)、P(femmes)、女孩(girls)等词语，甚至对男人婆(dyke)、酷儿(queer)、玻璃(fag)等的戏仿挪用，对性别范畴以及一些原来带有贬义的同性的身份范畴，重新作了调度并使它们变得不稳定。这些词语也许会被理解为具有“异性恋思维”的症候，是与压迫者对受压迫者的身份的看法认同的一些模式。另一方面，拉拉(lesbian)这个词确实部分收回了其历史意义，而戏仿范畴有助于生理性别的去自然化。当附近一个男同志餐厅因度假暂停营业，餐厅老板挂出了一个告示，说明“她工作过度，需要休息”。像这样的男同志对女性/阴性词语的挪用，有助于扩增这个词语可被应用的场合，揭露能指和所指之间任意的关系，使符号不稳定化而予以调用。这是对女性/阴性领域的一种殖民式的“掠夺”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指控假定了阴性领域属于女人，而这个假定当然是可质疑的。

如果权力要能够被收回，权力本身就必须被理解为可撤回的意志运作；那么，异性恋契约的维系将被理解为建立在一系列的选择上，正如同我们对洛克或卢梭的社会契约所理解的一样，它的先决条件在于所谓受它支配的人们的理性抉择、或深思熟虑的意志。然而，如果我们不把权力简单化为意志，同时也拒绝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自由模式，那么权力关系可以被理解为——而我认为应该如此理解——限制并建构了意志本身的各种可能性。因此，权力是不能够撤回或被拒绝的，而只能重新予以调度。事实上我的看法是：男同志和女同志实践的规范性焦点，应该放在对权力的颠覆性和戏仿性重新调度上，而不是放在全面的超越这样一个不可企及的幻想上。

维和波伏娃不同，她不把自然看作某种抗拒的物质，一个媒介、表面、或一个客体；它是一种“理念”，为了社会控制的目的而被生产和维系。身体表面是具有弹性的，从而可被文字塑造和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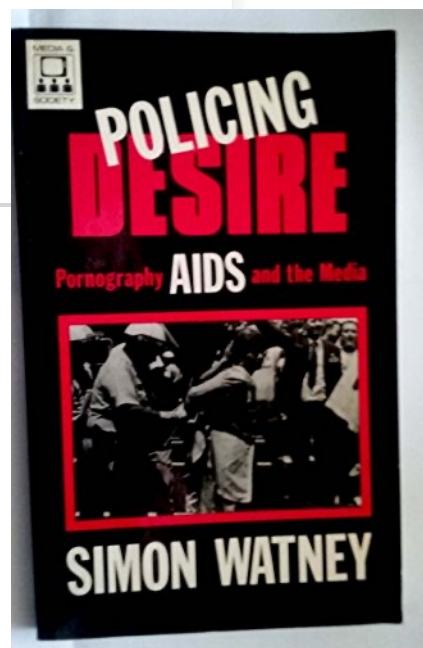
这文本的暴力锁定生理性别范畴的身份和一致性为目标。因此维对那个制度所施展的文本暴力，主要并不是针对异性恋，而是针对其强制性的部分。

✓ 要在“身份”场域里挑战多元性/别话语的辐合，永远置疑范畴



从内在性到性别操演

可疑。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在这身份之前是如何被内在化的——就好像内在化是一种过程或机制,可以经由叙述重建似的!我们要追问的应该是:这个内在性的比喻,以及内在/外在的二元分立,是从什么公共话语的策略位置、为了什么理由而扎根的? “内在空间”是用什么语言来表征的? 这是一种什么表征形式? 它又是经由身体的什么形体特征而被意指的? 身体如何将它深埋于内的那个不可见性表征于它的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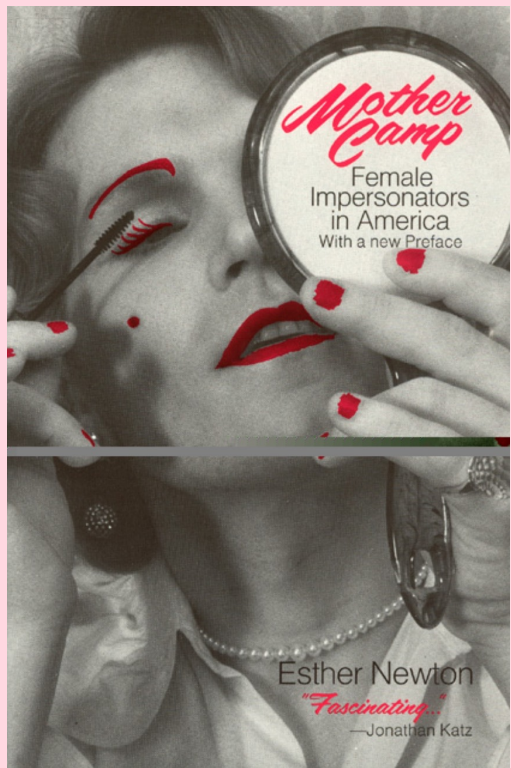
然而,如果根据认同是一种演绎的幻想或是合并这样的理解,那么很清楚,一致性是被欲望、被渴望、被理想化的,而且这样的理想化是身体意指实践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行动、姿态与欲望生产了一个内在的核心或实在的结果,但这结果是在身体的表面上、通过具有意指作用的不在场之物——它们暗示、但决不揭露身份的统筹原则是一种原因——的运作而生产的。这些行动、姿态、演绎实践大体都可以解释为操演性的,因为它们原本意图表达的本质或身份都是虚构,是通过身体符号以及其他话语手段制造并维系的。性别化的身体是操演性的,这表示除了构成它的真实的那些各种不同的行动以外,它没有什么本体论的身份。这也意味着如果那个真实是被虚构为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话,那内在性本身是一个全然的公共和社会话语——通过身体的表面政治对幻想的公共管控;区分内在和外在的、对社会性别界限的控制——的结果和作用,由此建制主体的“完整性”。换句话说,各种行动和姿态,以及表达出来和演绎实践

扮装

有意义的身体的三种可能的维度：解剖学上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身份、以及性别表演。

在模仿社会性别的时候，扮装隐含透露了社会性别本身的模仿性结构——以及它的历史偶然性。

反串的结构透露了性别的社会建构所以发生的一个关键的生产机制。扮装彻底颠覆了内在和外的心灵空间的区分，有力地嘲弄了表达模式的性别论点，以及真实性别身份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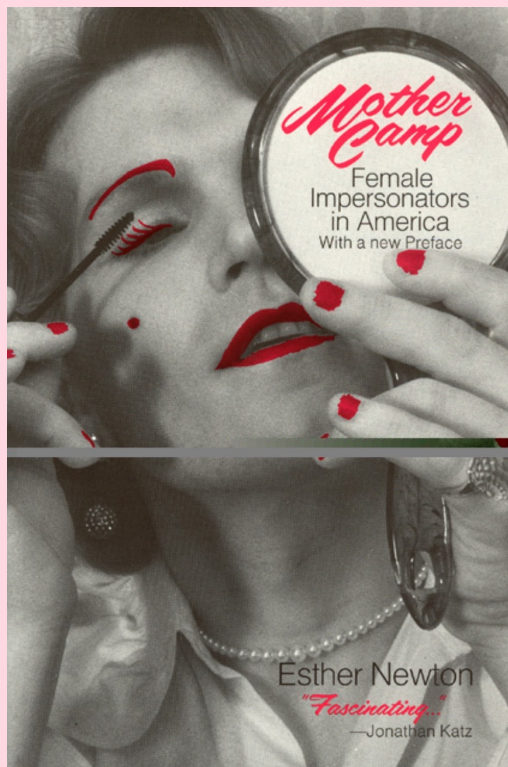


推到最复杂的情况，[扮装]是一种双重的倒错，它告诉人们“表象是假象。”扮装说[牛顿用了奇特的拟人法]：“我的‘外在’面貌是女性，但是我‘内在’的本质[身体]是男性。”它同时又象征了反向的倒错：“我的‘外在’面貌[我的身体，我的性别]是男性，但是我‘内在’的本质[真正的我自己]是女性。”^[69]

性别戏仿 (Gender Parody)

戏仿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原件的仿品，从而也就是原件

戏仿产生的增衍效应使霸权文化以及其他批评者，都不能再主张自然化的或本质主义的性别身份



戏仿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构成颠覆，一定有某种方式让我们了解什么使得某些形式的戏仿重复具有破坏性、真正造成困扰，而又有哪一些重复形式被驯化、作为文化霸权的工具重新流通。显然，仅仅提出某种行动的类型学是不够的，因为戏仿的移置，更确切地说是戏仿之所以好笑，有赖于一个鼓励颠覆性混淆的语境和接受情境。什么样的表演情境使得内在/外在的区分倒置过来，迫使我们彻底重新思考精神分析有关性别身份和性欲的预设？什么样的表演情境，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男性与女性范畴的位置和稳定性？什么性质的性别表演能够演绎、揭露性别本身的操演性质，因而使自然化的身份与欲望范畴变得不稳定？

性别是行动，是流动可变的

所谓它们表达或展现的身份。 表达与操演的区别非常关键：如果性别属性和行动——身体所由以表现或生产其文化意义的各种不同的方式——是操演性质的，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先在的身份，可以作一项行动或属性的衡量依据；将不会有什么正确的或错误的、真实的或扭曲的性别行为，而真实性别身份的假定将证明只是一种管控性的虚构。 当我们说性别真实是从持续的社会表演创造的，这意谓本质的生理性别，以及真实的或恒久不变的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这些概念本身也是建构的，它们是隐藏策略的一部分——掩盖了性别的操演特性，以及操演所具有的可能性，亦即致使性别设定增衍而超越了男权统治和强迫性异性恋的限制框架。

性别既不会是正确的，也不会是错误的；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表象的；既不是原初的，也不是后天获得的。然而，作为那些属性的可信的承载者，性别也可以变得完全、彻底地不可信。

总结：

果,这些话语决定了哪些身份的调用是属于可理解的。主体并非被它所以产生的那些规则所决定,因为意指不是一种创立的行动,而其实是一个受到管控的重复过程,它正是通过生产一些实在化的结果而自我隐藏、同时强制施行其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意指都是在重复强迫症的规律下发生的;因此,“能动性”要从那个重复当中发生变异的可能性里去寻

上以一种文化铭刻的行动运作。然而,社会性别被书写于身体之上,并不像卡夫卡《在苦役营》里的黥刑工具一样,在受刑人的肉体上镌刻鬼画符式的印记。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那样的铭刻带有什么内在的意义?而是什么样的文化设置促成了这个工具与身体的相遇?有什么方法可能干预这个仪式性重复?“真实”与“性/别事实”是幻想的建构——实在的假象,身体被迫去趋近它们,但永远没有可能达成。那么,什么可以使幻想和真实之间的裂缝暴露出来,从而使真实承认它自己是幻想的?这是否提供了某种重复的可能性,它不全然受限于必须一再巩固自然化的身份的这个指令?正如同身体的表面被当作是自然物来演绎,这些表面也可以成

- 主体的能动性不是只有诉诸一个前话语的“我”才能建立
- 被话语建构意味着被话语所决定,而被决定并不是排除能动的可能性
- 把“我”和一个“他者”放在对立的位置这样的区隔实践,会产生一系列有关那个他者是否可知,是否可恢复等伪问题;性别是多样性的辐合
- 性别可以说一种“行动”,它接受分裂、自我戏仿、自我批判以及那些对“自然”的夸张展现——夸张到极致的结果是揭露了性别根本上的幻想性质。
- 建构并非与能动性对立;它是能动性无可避免的场景,是能动性获得表达、成为文化上可理解的那个框架本身。
- 女性主义关键的任务是找出那些建构所打开的可能的颠覆性重复策略;通过参与那些建构身份的重复实践而肯定局部介入的可能性,并因此展现挑战这些实践的内在可能性。
- 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在于是否要重复,而在于要如何重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重复并通过激进的性别增衍以置换使重复本身得以发生的那些性别规范。



• 欢迎自由讨论